

爱
晚
文
丛

谢璞自选集

上卷



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谢璞，汉族，1932年11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洞口县高沙镇。

中央文学讲习所第三期毕业。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党员。国家一级作家职称，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湖南省人大三、五届代表，湖南省政协七届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四、五、六届代表大会代表。历任“洞口报”社编辑、记者，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执行主席，湖南作家协会副主席、荣誉主席，湖南省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小溪流》杂志主编、《小天使报》（创始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儿童文学评奖委员会评委，中国作家访问缅甸国（1989年12月—1990年1月）代表团团长。

先后共出版作品二十多部，主要著作有中、短篇小说集《二月兰》、《姊妹情》、《无边的眷恋》、《信誓旦旦》、《剪春罗》、《血牡丹》、《美妙的夜空》，长篇小说《海哥和“狐狸精”》，长篇童话《小狗狗要当大市长》和散文集《珍珠赋·谢璞散文选》等。小说《芦芦……》被译成英、法文发行国外，《竹娃》和《忆怪集》均获全国儿童文学奖。《丁香梦》获陈伯吹奖。中篇小说《信誓旦旦》1981年获湖南省文学创作奖。散文《珍珠赋》入选国家教委审定的全国中学语文课本和大学文科教材。《湖的呼唤》和《一片“菩提树叶”》先后荣获全国散文一等奖和金奖。《二月兰》、《竹娃》、《五月之夜》和《珍珠赋》等入选《中国新文艺大系》、《中国新文学大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



何俊

姊妹情 诗 稿

半月东风，草绿了，桃花打苞了。

门前一畦豌豆，绿得发黑，连叶的藤管子
里，时时有清水在流动着，一分一分地伸长
着。它们那细细的藤须在牵连着。

鸟儿的羽翼充满了活力。它们唱起了活动
的泉水，拂动着那被风梳紧的羽毛，沉浸在绕
的海洋——在田野里唱歌去了。

落河池那枇杷树上有一对温情的斑鸠：
雄的，眼圈儿红得多了，头上的冠毛被梳理得
别致极了；雌的尾巴毛也换上几匹新鲜一点的
了。……

绿来了，绿来了，绿色一天比一天浓了。

姑娘的心思也绿了。

目 录

小 说 卷

二月兰	(3)
玫瑰宴	(21)
葵帐	(36)
织蓑女	(41)
姊妹情	(56)
野外鹊声	(70)
五月之夜	(82)
这边风雨	(90)
迷恋清香的人	(161)
野了心的“接力士”	(219)
相知	(241)
赠端阳	(259)
爬窗	(269)
情多草莺	(281)

小说卷

二月兰

重阳节,正是齿香时节。

红枣湾的人们,这夜里,这个才喝了新割的桂花蜜,那个才吃过香喷喷的花生米,一个个不是把牙齿香痛了,就是香得多嘴了。一班牙齿咬得穿金边的女孩子,牙齿一香,嗨!就一阵风,钻进“新娘子”家里去了。

其实呢,这新娘子过门来,有半个月了。她是个最重情义的人,想很好地招待一下姊妹们。她拿出了两个薄皮柚子来,再三的请,没有人吃;她给剥开了,剥出了一瓣瓣的瓣子,递给大家,也没有人肯接。姊妹们一味吃吃地笑,眼光里冒出许多谜来。新娘子咧嘴笑问:

“看你们多惹人呀!到底要做什么来呀?”

“老问题,收‘芝麻帐’!”十几张喷香的嘴同声回答。

“看来,这笔帐非还不可了!”新娘子这样想着,眼睛温和地看了看姊妹们。她们早就要求过她讲讲自己的幸福的。

“好!我就讲讲好了。”新娘子轻轻地应了一句。噙……谁把一扇贴上鸾凤剪纸的房门关严了。半月前插过花烛的房子里,顿时充满了醉人的气息——不平常的静谧!谁要是掉下一颗花针,也能听出声音来。

但是,新娘子可乖了,她撇开自身的东西,却撒出娘家人一把“芝麻”。乡下姑娘,常常会把娘家的金锁在喜兴中套开

的。

轻微的风，偏要把断断续续的笑语，从望月窗口带出来。

.....

表妹是她爹娘的一根秧。添她那时候，三姨丈已四十岁了。表妹三朝时候，外婆从开遍野花的乡下到城里，抱到了才洗干净小嘴的外孙女。她见这一根秧被爹娘宠得放在手里怕飞了，放在嘴里怕融了，便给号上了个一点也不娇贵的野花的小名——二月兰。

是呀，兰表妹是她爹娘翼翅窝里窝大的。可凤凰窝出来的总是凤凰。三姨丈是一个正直、进步的泥水匠，是多少年轻学徒始终视作榜样的老师傅。

每年新年里，我都能见到兰表妹。外孙女少不了要给外婆拜年的。外婆家同我家只隔着一道篱笆。每次，我总是欢天喜地接到她，又难舍难分的在村头老苦楝子树下送她。哪年我都想留住她多歇一两天。去年春节，我俩见面时，我觉得她身子比我单薄些，矮半个拳；当时我曾经笑劝道：“表妹，二月兰是开在黑墨油浸的泥土上的，在城里柏油地上长不快，还是同我来多住上些日子吧。”她笑道：“乡下风景，比起城里，是美多了。”又几分天真地说：“等到乡村城市化了，住在乡下就比城里好多了。那我就一辈子住在乡下！”这话，我只当作是天上落下来的飞鸟的影子，一晃就没了。去年在村头老苦楝树下分别后，她来过两封信。一封告诉我们，她入共青团了。第二封是说初中毕业后，她一面在家读读书，一面间或跟她爹去做做泥水匠副工。

时间真快，转眼春节又来了。

今年年初二这一天早饭后，我先在房子里做针线工。可

是楼上,我哥哥召集他一些“猛将”在敲牙巴筋,落了我一头的灰。我只好搬了兔凳子到禾堂上去。我心里直生闷气。

哥哥是生产队一个管理委员,他自己本来是个捉老虎扯尾巴的蛮子,对村子里那班冲天炮性子的人向来就是信得过。去年猛将吴纪和小牛等人提议在离村四里远的野猪岭开荒种包谷,我哥哥就首先支持了他们。后来在岭腰垦了五亩种上了。队委会指定我哥哥负责护、收。可是他粗心大意,到了包谷棒子黄面了,还认为不是守护时候,只是带着猛将们光为水田在没日没夜车水抗旱。生产队长虎大叔催问他,他反说人家“太胆小,把野猪看成凶神恶煞”,又说:“等车好这场水再过几天上山也不为迟。”结果,两天后,等他领头带人去守护时,才发现五亩包谷被野猪群毁了十之八九了。为了此事,去年年边三十日下午,社员们还生我哥哥的气哩,光“老监察”一个人,就贴过我哥哥十一份大字报。这张写他“光顾前头栽葱,不顾后背鸡啄葱”;那张又放他是“大手大脚乱当家”。那下午散会时,虎大叔吩咐我哥哥说:“今年已年下无日了。明年出了破五,初六夜里,你再当着全队社员作一次检讨。破五前好好在屋子里写个检讨……”我见我哥哥那么大失威信,心里好不难过。原只想他在楼上闷着头默声默气写检讨,可他从大年初一起,又召集吴纪和小牛等七八人在楼上嘀哩咕哝。又是笑又是闹。哎!这岂不完全证明他并没有个认错的诚意么?

晒了一会早春的太阳,后颈窝有一丝丝痒,身上暖烘烘的,人就轻松了起来。只见檐下蜂桶眼窟里,钻出一串串的蜜子,可能是朝王了,嗡嗡嗡嗡哼得怪好听的。“对门山”下鲤鱼湾溪边常有人来来往往——大多是些乐融融的拜年客。常是男的挑着坐了娃娃的担担,女的就在后边笑吟吟的扛一把洋

伞。或是一群群跟着爹娘到外公家去弄糖饼的“鼻涕客”。小溪边几株光秃秃的桃树，就那样一动也不动的瞧着过路人。这时候，妈妈也来禾堂了。她见我在替我哥哥缝圆口直贡呢鞋面子，很高兴。她用佯似生气的口吻来感谢我道：“以后你出了嫁，我也顾不上给他钻针屁股了，二十几的人了，天天掉在泥窠里，连一个当家理事的也找不着，真少见！”停一会又叹一声问我：“你听到点什么消息了么？”我来不及回答，忽然禾堂前响了几响开花炮火，接着就是一团千子鞭滴滴剥剥响了起来。我猛抬头一瞧，拜年客兰表妹来了！外婆一家人涌了出来，我哥哥也从屋里蹦了出来。

兰表妹在喜炮硝烟中出现了。她用一根竹扁担挑了一担东西，一头是一大网袋书本，一头是个藤箱，挑得她汗涔涔的。我们都有点吃惊。外婆的声音要算最大了，她先叫了几声“心肝”才问话：

“兰！你这丫头，挑箱扛笼，上哪个海外地方去？”

然而兰表妹只是向着我们笑着，没回答外婆，却对先接着她行李的我哥哥说：

“表哥，请你把它扛到表姐房里去。”

几个舅母却立刻扯了她去喝甜酒，并要把我也扯去作陪客。但被我妈妈拦住了，妈说：“我们也得准备一下。”于是我和妈妈便捋起袖子进厨房忙了起来。哥哥就扬起斧头帮着在禾堂里劈柴火。过不了多久，我把兰表妹和外婆请过来了。我们的桌面上，除了一小鼎罐甜酒，另外只有猪油泡的一个米花、两碟子小腊肠，和小盘血粑豆腐。妈妈抱愧地说：

“兰，快坐吧。要不是遭了旱，姨娘也不会这么淡薄的。”一年来，兰表妹已长大成人了。她长得结实而又倩条，比我高半拳了。她穿一件浅绿地上稀稀描上几点阳雀花的袄子，胸

脯满满实实的。她的脖子略显得有些长,但又十分自然,头发随意地剪得又短又斜。前额溜下了一丝细发,插开了两朵活跳跳的眉毛。她看起来,两眼总是打闪似的快,眼光里充满了热情与聪敏。这是一朵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去修饰自己的鲜花。她要在这安静的乡村复习功课。因为城里太热闹了,她静不下来。

外婆要她搬过去同她一个床窝脚,但兰表妹坦率地摇头说:

“你那里没表姐这里好。表姐识字,我们谈得来。可跟你在一起,除了受你的宠,一天到头,没多少话说!”

我一听,连忙说:

“我墨水喝得也不多!”

“你至少会加减乘除,”兰表妹笑道,“我俩会合得来的。”

就在这一天,兰表妹帮我收拾了房间。想不到她还学了点泥水匠手艺,她麻利地把墙壁用石灰粉刷了一次,房里变得格外亮闪了。我称赞她的手艺高明,她随便地答道:

“这算什么呢?譬如打棚子、砌灶、粉墙,这都是建筑上一些起码工。”

同一天,外婆还捉了只快要红脸的小鸡婆给兰表妹。外婆说:“喂到了它红脸唱歌,生出蛋来,归你吃。好好喂着,这是一只药鸡^①哩!”兰表妹很高兴地接受了外婆的礼物。

每天窗外才现出一点亮,我和兰表妹就起床了。有时候,她还要跟我比赛,看谁衣服穿得又快又齐整。她是不洗热水脸的,常在窗外石榴树下洗,树下有一线线丁丁作响的泉水。

^①药鸡——乌肉鸡,据说这种鸡的蛋或肉拿来蒸补药吃,比一般的鸡或蛋要补人些。

她很喜欢唱歌,常这样哼着:

一朵红霞生出了翅膀,
想去哪就飞那地方,
.....

洗脸后她在石榴树下做完早操,就伏在窗前默默翻开了课本。反反复复、自言自语地演算数学学习题。白天她有时候也同我到外边去活动。

我带她去移桃树^①,挑雀子菜,或带她一起去放牛。她在野外常常入神地观赏着这样或那样,并忘形地赞叹着:

“真有意思,风景为什么这样美呀?”

她给爹娘第一封信里,还捎上了自作的两张速写画:一张画上竹篱笆前开着一束蚕豆花;一张画上一只小狗与牛犊吵架。本来她把信套封好了,又拆开在信笺头子上附一笔:“爸爸,我开始复习代数了。”我禁不住问道:

“表妹,为什么你这么看重数学呢?”

“嗨,因为它拦阻过我前进的路。我想,没考上高中,就是它作怪。它是我实现崇高理想的一块绊脚石。”兰表妹很激动地挑起了活跳跳的眉毛,接着又真诚地告诉我,她希望将来做一个建筑工程师,为社会主义一块砖一块砖地盖高楼大厦。

听她这么一说,我就没说什么了。就着灯光继续纳着鞋底。我手里的麻线抽得咿咿响。兰表妹再封信套那时候,又不经意地问道:

①此地习惯,每到早春时节,便把小桃树挖出来,另找一个地方栽下去。这样可以使它将来结出甜桃子来。

“表姐，夜里为什么你老是没完没了的做鞋呢？”

“给你表哥做的。”我叹息着回答。

她两眼一闪，瞄瞄我，不相信地问道：

“他还没人给做鞋么？”说着笑起来补上一句：“真有意思！我来之前，妈妈还托我打听一下表哥什么时候结婚，她好准备点礼物寄来哩！”想了想又问我：“那不久前，妈为什么听外婆说表哥有对象了呢？”

我说：“有什么办法？我们村里有一个姑娘，很喜欢你表哥，人十分温和，妈妈和我都喜欢她。可是你表哥不答应，说那姑娘思想上少了点什么。”

“少什么？”不等我说完，兰表妹又问。

我摇头叹道：“这很难说，我也不想去盘问他。反正勉强不来的。看来，不晓得哪一个牛年马月才见得到一个亲嫂嫂啊！”

兰表妹又天真地笑起来，又一次拆开信套，在信笺头子上又附一笔：“妈妈！表哥的喜事还没边，别操心什么礼物了！”

接着，她又问到了她表哥“有些什么英雄行为”，她认为既然能当上生产队一个委员，总是非凡的人物。我好一会才回答她。我只好坦坦白白把哥哥去年大失威信的事告诉了她；说溜了嘴，又把最近几天他并不像认真在检查自己的看法也说了出来。这一说，她立起一朵眉毛颇为认真地说：

“这就没意思了！”

到了初六夜晚，兰表妹要求跟我去参加社员大会。我提醒她说：

“那么你今晚的数学练习呢？”

“噢！你先走一步。等完成练习我再来。”她一面回答一面进房里去点灯。

这晚上的会是在虎大叔家里开。虎大叔说,分两步开,首先由我哥哥作检查,下面大家对新的一年生产计划提建议。当我哥哥站在人前作检讨时,兰表妹便悄悄地坐在我旁边了。哥哥的检查是十分深刻的,大家听了都说:这次可算把根挖出来了。兰表妹紧紧地捏住我手,没有说话。

往下大家对新的一年生产计划提建议时,虎大叔便向我们一班有点文化的人说:

“秀才们!谁字写得又快又好,自动报名作记录。”

由于他的称呼不恰当,我们都不好报名,只等点将。

“我字写得并不好,可快倒是挺快的,帮帮忙,你们要不要?”兰表妹在静场那一刹那大方地站了起来;虎大叔便欢喜地递给她一个本子。

社员们争先恐后提出百多条建议,兰表妹笔尖下出现一行行流利的草体字。

也不晓得是夜深几点了,队长虎大叔宣布散会。他话一落音,我哥哥便站起来说:

“请大家慢一步走,我这里也有建议。”

场面又静下来了。我哥哥往下说道:

“新年这几天,我和一些人制订出了改变我队面貌的计划。第一点,是扩大水稻田面积,今年春初应改土为田二十亩;第二点再在野猪岭种……”

“种包谷?”十几个人吃惊地打断我哥的话,问着。立刻又潮水般涌起了嘲笑声:“刚刚作了检查,又要到野猪岭种包谷了!”“老弟,你跟野猪有亲吗?”“是呀,要不然,为什么又想去送牙祭?”

场面乱得一塌糊涂,虎大叔嗓子再大也维持不了秩序。突然间,老监察屁股上一拍,紧紧一条皂灰腰带,嚷道:

“伙计，你再提出野猪岭种包谷，我就提出撤换你那队委职。”

“喂，老弟你别太火气了！福伢子跟我讲过他的建议，还是有些道理的。”虎大叔从中调解着。

老监察眼横着虎大叔一个劲嚷道：

“老兄哎！你就是软了耳朵！队里去年吃的亏，你忘记了？”

“回去！不早了！”

谁这么一嚷，社员们就纷纷散了。虎大叔只好说：“明晚再讨论，夜深了。”

往后是我和兰表妹陪着哥哥回去的。田野里有一股苦艾嫩芽的气味。星光粘糊糊的，一闪一闪，有点寒意。兰表妹路上问道：

“表哥，既然去年种包谷失收了，今年又何必再提它呢？你不看看，群众对你意见可大了！”

哥哥的回答是这样的：

“话在理路上，人家总是会听的。我既有正确的意见，就应当提出来。”

“可人家还说要撤你的队委职哩！”我抱同情地警告他。“你是找着钉子去碰！”

“就算是找着钉子碰吧，碰不坏的。建设社会主义，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哥哥这样回答着，又解释道：“全公社要算我们这儿是穷队了，卖给国家的粮食赶不上人家，生活也不如人家好。这要怪什么呢？并不是我们劳力少，我们队的人手是足够的。缺少的是耕地，水稻田平均每人不到一亩，旱地更不够种。不扩大耕地，今年年成再好，粮食产量也不会提高太多，到头仍旧是穷队！”

“可去年野猪毁了你们的包谷了……”兰表妹插言道。

“过去的是错了。有了去年的教训，今年，我难道还会傻里傻气去便宜野猪？”哥哥回答时轻轻笑了起来。

三人走近家时，哥哥站住了，他对我说：

“我先到老监察那里去一次！”

“做甚么？”我和兰表妹诧异地问。

哥哥轻言细语地答道：“在他面前把情理摆出来，想他会听进耳朵的，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说着反转身子就走。他才迈步，冷不防一脚就踩在湿泥洼里，脚下泥浆吱吱作响。

“快回去换上干的，烤烤草火再去吧。”我和兰表妹急劝着。但他不声不响的去了。

回到了家里，兰表妹老在床上翻转，好像没有睡成觉。我同样没有人梦。鸡叫头遍时，才听到哥哥的脚步声。兰表妹首先喊我：

“表姐！是表哥么？”

我俩不约而同爬起床，给哥哥烧火热夜饭。在灶门前，我俩问他：

“老监察听了么？”

“没有，”哥哥扒着夜饭说，“他那里真难说通。他一口咬定野猪岭今年不种一粒包谷。我另外跑了两家屋，倒好说话一些。”

兰表妹笑道：“这么说，你今夜里是没有成绩而又有点成绩啊！”

到了第二天夜里，我和兰表妹又去老地方参加会。虎大叔首先提出来由我哥哥讲话，但老监察等几个人急忙拦阻说：

“听够了！用不着再讲了。”

“应该让他讲！”吴纪出面反对老监察。